

六合叢書

清初之遗民与贰臣

谢正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ry & Artistic Publishing House



扫码添加我的微信，我拉你进读书交流群



扫码关注公众号：老高书单

QQ:415163919 网址: www.gaomengze.com

版权信息

书 名 清初之遗民与贰臣

作 者 谢正光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32179893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文艺出版社

关注我们的微信：shanghaiwenyi

目录

CONTENTS

[小引](#)

[遗民与贰臣交游小考三则](#)

[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

[读万寿祺《野果山禽图轴》——兼论清初钱谦益朱彝尊于江浙之交游](#)

[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考论](#)

[顾炎武与清初两降臣交游考论](#)

[就《秋柳》诗之唱和考论顾炎武与王士禛之交谊](#)

[从明遗民史家对崇祯帝的评价看清初对君权的态度](#)

[钱牧斋之酒缘与仙佛缘](#)

[读方文《蠡山集》——清初桐城方氏行实小议](#)

[楚云：余怀《三吴游览志》解读示例](#)

小引

本书文字所用之文献，多取自清初别集；铺叙论述，大皆围绕当时之遗民与贰臣间之交游。兹辑成集，用便就正于海内外之方家。

忆余三十年前访书沪上，于范祥雍先生斋头得见曹溶（秋岳、倦圃，1613—1685）《静惕堂诗集》（雍正三年刊本）。曹秋岳于顺、康间，以朱明之旧臣，累膺地方大吏，南起百越，西北至云中，名列《贰臣传》。《静惕堂诗集》乃余久欲得读之书。当日蒙范先生允假归客舍，穷旬日之力，翻读曹集，然后知秋岳于康熙改元至二十四年（1662—1685）之二十余载间，先后有酬赠顾炎武（宁人、亭林，1613—1682）诗作凡九题十一首。其中《答顾宁人》及《得宁人书寄汉唐碑刻至》两题，明言亭林曾有诗歌及书札赠秋岳。然检亭林诗文，乃无片语只字及秋岳。盖相关篇章，为亭林晚年所删，或身后为弟子潘耒移诸集外，可以知矣！

嗣后细读亭林诗文，又知秋岳之外，亭林曾与程先贞（正夫，1607—1673）及史可程（赤豹，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往来密切。程、史二人亦朱明之遗臣，先降李闯，后复投清，旋于顺治二年乙酉（1645），随多尔袞（1612—1650）南下，为清师招降南明朝廷之钱谦益（1582—1664），又招史可法（1612—1645）未成。其中正夫乞归后，犹以北谒赐蟒腰玉带为荣，失身堕行，廉耻复丧。其人实较曹秋岳更可议！而亭林诗文中集中有关程先贞诗共五首，另文《程正夫诗序》一篇。^[1]及程氏之卒，亭林悼诗至有“交情多愧郅君章”之叹。被视为亭林诗权威之“二王”先生，遽常直指此事为“不可解者”^[2]；冀民则认为亭林“律己虽方严不苟，取人则不宜故立厓岸”，况“夷清惠和，各有其志乎”，三复斯义，为亭林辩解，用心亦良苦矣。^[3]

二王先生，一疑一辩，细究其因，渊源有自。忠明之遗民与仕清之贰臣之间，界线分明，水火不相容，汉贼不两立，自清初以来，此论调在朝在野，早有共识。史家为清初士人立传，忠明者得入《遗民》《殷顽》之录，仕清者则列《贰臣》《从周》之传。非黑即白，清楚了。凡此皆世所熟知。

然遗民与贰臣之往还，乃清初一普遍之现象，殊非个别之例证可以概括。即以曹秋岳而言，亭林而外，学有专精之遗民，如傅山（青主，1607—1684）、黄宗羲（太冲，1610—1695）、朱彝尊（锡鬯，1629—1709）、李因笃（天生，1631—1692），秋岳皆尝分别与之通款论交。他如以遗民自居之文士，包括伍瑞隆（铁山，1585—1668）、万泰（履安，1598—1657）、朱鹤龄（长孺，1606—1683）、张穆（铁桥，1607—1683）、王弘撰（山史，1622—1702）、俞汝言（1614—1679）等，或乐与之诗酒唱酬，甚或曾作秋岳之门客。彼此之情谊，皆多有足述者焉。而尝与亭林论交之贰臣，则尚有沈荃（1624—1684）、孙承泽（1592—1676）、梁清标（1620—1691）等。

再观秋岳之贰臣挚友龚鼎孳（孝升、芝麓，1616—1673）及周亮工（元亮、减斋，1612—1672），亦皆好与遗民往还，芝麓结纳之纪映钟（伯紫，1609—1680）、杜濬（于皇、茶村，1610—1680）、顾景星（赤方，1621—1687）、陈

维崧（其年，1625—1682）、邓汉仪（孝威，1617—1689），元亮所与论交之万寿祺（年少，1603—1652）、吴嘉纪（野人，1618—1684）、汪楫（舟次，1626—1689）、余怀（澹心，1616—1696），俱名重一方之遗民。^[4]

本书所收各篇，尝试考述所涉遗民与贰臣间之社会关系、治学方向、伦常日用、性情志趣等，推求所处之境，论交之由。自念所得无多，不敢仓促定稿。惟以近年读书方向有所转移，复承友好敦促，勉为成集。因述昔年求学之世缘，以为此集之小引，兼志岁月云尔。

2017年12月22日于北美兰亭渡之渐舍

注释：

^[1]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670、674。

^[2]王遽常：《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906。

^[3]《顾亭林诗笺释》，页675。

^[4]上举诸例，参见本书有关文字。

遗民与贰臣交游小考三则

程邃与曹溶

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三十七岁条有云：

秋，至南京。八月九日与姜如须垓、钱开少邦芑、程穆倩邃夜宴联句。先生作《建业联句诗序》。

[罗氏]案：先生与穆倩先生往还至密。穆倩从戴山讲学，非仅以艺事显者。曹秋岳作长歌赠之，颇言其海桑之痛，而事实不可知。予意亦必与于义师之役者。先生诸友中，若邬处士继思、胡处士介，均必与义师事。惜其事实不可知矣。程、胡名颇显，若邬处士则仅见名姓于先生集及亭林先生赠诗而已。呜呼！当有明末季，士之抱介节而行义不传于当时者多矣。安得一一钩稽而表章之乎？

案语称年少与程穆倩邃（1607—1693）往还至密，甚是。二人唱酬频繁，年少《诗集》及程穆倩《萧然吟》具在，不赘。

然罗氏据曹溶（洁躬、秋岳，1613—1685）赠穆倩长歌而称穆倩“从戴山讲学”，则与事实不符。考曹氏长歌见《静惕堂诗集》卷十三，凡三百五十言。开篇第二韵即云“漳浦清江两夫子，姓名独与烟霜寒”。明言穆倩师从福建漳浦黄道周及江西清江杨廷麟。杨即吴梅村诗中之“临江参军”。《梅村诗话》且记杨氏死难事颇详。

穆倩师从黄、杨事，汪丈世清《程邃年谱》载之详矣。谱中顺治三年丙戌（1646）四十岁条：

是年黄道周卒，年六十二；杨廷麟卒，年四十九。程邃于明季从黄道周与杨廷麟，深得二人之器重，故知己之感每见于吟咏。（下略）其后于《将无同歌》中备述与黄、杨之交谊，而于二人之殉节犹特书之云：“清江按波殉日月，漳浦绝命亦朝腊。俱膺浩气俱归尽，定论悠悠征讷讷。”以舒不平之气。张恂为程邃诗作序，谓程邃之“纵谈今昔，意未尝不在漳浦、清江也”。亦可见程邃于黄、杨之眷恋殊深矣。

钱谦益《题程穆倩卷》一文亦大有感于张恂之序，可为“漳浦清江两夫子”添一佐证：

读稚恭先生赠穆倩序，倾倒于穆倩至矣！稚恭之文，三叹于漳海、清江，颇以其不能荐穆倩为惜。余于二君礼先一饭，不以我老耄而舍我。清江自监军还，访余山中，余赠诗有“梅花树下解征衣”之句。漳海毕命日，犹语所知“虞山不死，国史未死也”。嗟乎！吾党心期蕴藉，良有托寄。向令得操化权，运帝车，海内投竿舍筑，诘止一穆倩？今日者驾鹅高飞，石马流汗，穆倩既于旅人栖栖，稚恭亦有客信信。诗有之：“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大命以倾”，岂不痛哉！世之有心人，读稚

恭斯文，而有感于漳海、清江用舍存亡之故，爰止之悼、百身之悲，盖将交作互发，而稚恭之赠穆倩者，为不徒矣。（下略）（《有学集》卷四十七）

汪丈《程邃年谱》又记康熙七年（1668）六十二岁：秋，曹溶来扬，有长歌之赠。继云：

《赠程穆倩》七古一首中有句云：“秋来值我邗关下，绿发依然垂两耳。间年六十余二三，摇笔放言哈不止。”

是载穆倩六十二岁，秋岳五十六岁。

《程邃年谱》所引二韵后，有“予也清江门下士”句，知程、曹二人于晚明皆游于清江之门。秋岳晚年《与程穆倩》札又重提二人同门之谊云：

此身业付之车尘，须留意当世者耳提之，而骤不可以合并。先生不忘清江夫子者，其肯遗弃弟度外欤？（《倦圃尺牍》卷下，页22上）

扬州之会后十四载，程、曹重晤于南京。《静惕堂诗集》卷二十五《过穆倩小饮二首》其一开篇云：“君为秦淮客，重为客洗樽。”其二则有“晚年思数见，况乃各菰芦”。越年正月四日，秋岳招穆倩、杜濬、王安节、孙枝蔚饮于其南京寓斋。孙有诗云：

白发萧然坐旧京，纷纷拜节趁天晴。鹫峰寺里僧皆出，桃叶津头草木生。客喜吟诗逢子建，吾知爱酒为公荣。请看六朝繁华地，无数寒鸦古树鸣。（《程邃年谱》康熙二十二年条）

秋岳身事两朝，当日招集遗民故旧于其旧京斋中。主客之共同嗜好，惟诗酒而已。孙氏诗中“客喜吟诗逢子建，吾知爱酒为公荣”一联，以曹子建比喻秋岳。

前引《倦圃尺牍》中收有《与程穆倩》第二札，应作于旧京之会后。时方值穆倩有丧子之痛，秋岳专函为排解止哀。至情文字，皆宜广为流传：

长干一月之留，绝无佳事。黄伯老述令子之戚，惊怛久之。前在扬时，知先生钟爱最深，一旦失去，能无痛切？然暮年心事，独于伤感不宜。七情所伤，非修炼药石所能补。先生学道人，洞察因缘去来之理，既无益于死者，便须自爱其身。天壤间多不朽事，硕果不食，责在伟人。幸善排解。弟丁巳年丧一善读书之子。居家不乐，郁郁成病。今年出游，亦借此以自宽，神气稍稍复旧。身所历者，敬为知己道之。老友苦言，当不深拒。拳切，拳切。（《倦圃尺牍》卷下，页50上、下）

曹溶死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越八载，程邃亦卒。

程穆倩生平所结交之贰臣，尚有龚鼎孳与周亮工，皆见汪先生所撰《程邃年谱》。顺治七年庚寅（1650）四十四岁条，引龚鼎孳《定山堂诗集》卷二十《邗江春夜园次招同定九穆倩集玉琴斋限韵》题，考定程、龚见面在扬州。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五十五岁条，引《赖古堂集》卷十四吴嘉纪《陋轩诗序》、卷十《同许天玉程穆倩集许力臣师六宿影亭即席分得枫字》，考得穆倩与周亮工聚饮亦在扬州。

顺治十八年扬州之会，亮工尚有《维扬人日同稚恭穆倩集友沂桐楼即席分得晴字》及《平山堂留别稚恭友沂穆倩》五律二首，俱见《赖古堂集》卷十。两题《年谱》失

载。

诗中所及稚恭，名张恂，一字壶山。陕西泾阳人，寓居扬州。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有《樵山堂诗集》。年少有《送王于一广陵兼呈张大稚恭》诗。友沂，名赵而忬。长沙人。父开心，字洞门。甲申后，父子侨居扬州，所居曰桐楼。详《程邃年谱》顺治十五年（1658）条。

忆余尝撰《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一文，考述秋岳当年开府岭南与云中，先后网罗遗民近二十人于其幕府，程穆倩亦列名其中。不意近日因读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乃得重新检视穆倩之生平，距先前之作，几二十载矣。世变无常之中，乃有前缘未了如此者，岂天意也哉？

又：前文引《罗谱》案语中尚有年少“诸友中，若邬处士继思、胡处士介，均必与义师事。惜其事实不可知矣。程、胡名颇显，若邬处士则仅见名姓于先生集及亭林先生赠诗而已”等语。其称邬继思仅见名姓于年少集及顾亭林赠诗，立说未免匆遽。盖就予所见，即至少另有二家。

考邬继思字沂公，徐州谷阳人。曾晥《曾庭闻诗》卷三《怀邬沂公》，颇可见沂公平生：

黄石祠边客，丹徒老布衣。转粮淮甸去，采药腊前归（自注：邬精岐黄之术）。几夜梅花发，沿江柿叶稀。山阳横铁笛，长啸复何依。

曾晥（楚田，初名传灯、庭闻，1621—1677），江西宁都人。《罗谱》附录收庭闻《题万年伯年少隰西草堂》，当过录自《曾庭闻诗》卷四《题万年少年伯隰西草堂》。

歌风台下夜乌啼，郁郁山庄古木齐。半亩桑田人去住，一湖春水屋东西。星临丰沛瞻龙虎，地接青徐杂鼓鼙。独把渔竿凭自钓，门前草色正萋萋。（首句有自注“堂在清江浦”等字，为《罗谱》删去。）

庭闻称年少为“年伯”，离江南入秦，年少有《重过京口旧邸有怀钱大兼送曾一入关》诗（见《隰西草堂诗集》卷四）。二人关系似不寻常。

其次，桐城方文（尔止、明农，1612—1669）与沂公交亦笃。《螽山集》收有与沂公唱酬三题。今为过录，以见彼此交情与襟怀。

卷七《京口访邬沂公感旧》，系顺治三年丙戌（1646）：

昨岁论交江上村，樱花不离戴公园。月明荒草王孙醉，风起黄沙天地昏。一去湖山甘采药，重来京口暗销魂。独怜肘后方书在，我欲从君隐市门。

同卷又同年所撰《润州将归与邬沂公秦臣溥钱馭少别宿陈尊已楼头》：

晨风倦羽欲归巢，最是难忘尔汝交。寂寞城中寻旧馆，徘徊林下致行庖。四山风雨不能去，一夜琴尊谁忍抛。明发片帆天际远，知君延首立江郊。

明年丁亥又有《卖卜润州郇沂公谈长益潘江如钱馭少玉汝秦臣溥李仙木各有诗见赠赋此答之》：

江市聊为买卜行，敢言踪迹类君平。所求升斗供饘粥，不向侏儒说姓名。四海同人惟道合，一生得意是诗成。何当日暮垂帘后，共奏商歌金石声。

然则沂公能诗，可无疑矣。惜无集行世。清初选本亦不见收。偶翻近人何耀光《至乐楼书画录》，见有沂公题万寿祺《南涧三图》古风一首，弥足珍贵：

宿稟林泽性，兼爱在诗书。视听畏羯渚，遂与世事疏。考盘南涧滨，可以树吾庐。数椽覆茅茨，动止咸晏如。墙头过村醅，老农与之俱。谈宴日已夕，稚子回柴车。□木渐以森，众鸟日以娱。好风扇良苗，默然忻自舒。躬耕不云疲，精神恒有余。洵此乃真乐，始悟荣名虚。我有招隐山，从兹赋归欤。

姜垓与曹溶

《静惕堂诗集》卷十五《同龚芝麓姜如须张尔唯姜酒民集曼寓即席分赋》：

燕阙星初动，秋庭客易招。凤毛酬贾至，鳧影恋王乔（自注：龚以薪水令入都候考）。珠斗题行遍，关河梦不摇。宴游吾党事，车骑暮萧萧。

读姜垓《浏览堂残稿》卷一《庚寅五月承闻桂岭消息仿同谷七歌并怀同年友方大在平乐府七首》第一首，知龚芝麓以薪水令入都候考，在崇祯十四年（1641）。

明亡后，曹溶寄寓吴门。顺治八年（1651）迁返秀水故里时，有《申青门招价人圣野如须饮洛如堂有作予以还里不及赴追和一首》，有及与姜垓如须饮宴事：

上德乐幽处，尘世寡所务。散心陵泽间，均谢弋人慕。绎雅首和平，筮乾玩贞固。伊维苦寒月，适与赏衷遇。繁圃秀枯萸，潜池狎文鹭。折俎列宾阶，岂以弭兵故。息氛多佚晷，期欢失终怖。殊邦联胜邻，秉艺衍嘉祚。浮湛迹有寄，酬献礼无忤。屡燃庭下薪，欲落云中兔。何虞樗陋姿，盛沐长者顾。伏居穷海湄，轮轳不得具。后时淹水陆，追游昧烟雾。赖闻遗韵清，愿赎授简暮。向日亮微躬，临渚涤澄度。蓬枝当挺生，流性必东赴。回瞻乡社余，宿莽在修路。触景怨年移，近俗恐名仆。古道密交持，至巧鲜自悟。亲故嗣瑶音，冀足慰形寓。（《静惕堂诗集》卷三）

《静惕堂诗集》卷十《对酒行严氏山楼同如须作》，纪二人对饮：

日光穿溜山峰出，久晴不雨终难必。褐衣蒸湿厌频浣，连旬闭户春毕毕。落拓萍踪俗尽疑，开怀放意无良术。何期云散复星移，与君海内为胶漆。侨寓正逐三吴滨，藜床土釜贫尤密。隔城数武物候殊，乘闲相访休相失。方塘新水碧于染，轻舫欲似追风质。击鲜买酒荷地主，瓦瓶杂坐爱真率。虎丘僧舍茶始芽，为我采致美无匹。且贪一饱对鼯鼯，随他百事同虬虱。愁人故态那禁得，洗盏凄其翻促膝。曾是丁年奉使臣，金鱼铁豸陪行蹕。忤奸直谏熊与姜（自注：楚中鱼山司副，莱阳姜如农给事），比肩论事最亲昵。朝堂盘踞多钜公，鄙躯未肯供呵叱。入殿虽稀雨露

恩，当时颇畏风霜笔。宁解反复存一身，蓬头垢袜不自恤。草间含涕觅妻子，手除溲渤安家室。凿蹄骄马嘶动地，血暗诸营吹鬣口。塞河只见刍粮船，沿江悉置三边卒。不先不后太充斥，仰天此理焉能诘。偃然食肉还赋诗，甚愧人呼林下逸。锦帆泾口□迁居，更拟深村种粳秫。不尔浮沉廛市中，佯狂窃恐时贤嫉。返照檐前催暝色，苦语沾唇间清瑟。座上谁无忆旧情，饮罢微闻声唧唧。

当作于顺治初二人同寓苏州之时。诗中“侨寓正逐三吴滨”、“虎丘僧舍茶始芽，为我采致美无匹”等句，足证。

姜垓《集外诗》有《对酒行同秋岳》：

今晨雨歇天气新，花墅酒楼逢故人。尘垢扑面力疲钝，江湖落拓情最真。莺啼燕语春风好，眼底兴废伤怀抱。城中朱门百万家，慎勿当筵惜醉饱。九州疮痍杀气翳，何况他乡易速老。割脍荐醪主太切，欲谐客欢神志竭。朋友胶漆无处无，推心结纳即人杰。时危那能快意游，日暝尚苦趁船别。西风鬣策并马骄，供给渔夺势愁绝。江南早传庾信赋，河梁未缴苏卿节。往昔出入黄金台，曹羹比肩皆茂才。皖桐方大善许与，袖中半字惊风雷。使星直庐故散秩，并马赋诗朝罢回。十月承旨诣天寿，上陵寝殿祠宫开。灵衣一举色惨怆，霜露长体皇心哀。此时我行各执事，西山爽气盈蓬莱。草凋骐驎分宜瘦，国危贤哲须自疚。末期朝议最纷纷，兄弟击奸计不就。黄门北寺血染裾，御史中丞疏特救。男儿束缚且倔强，排解涤荡相先后。塌翼一逐甘愚蒙，贼氛昼卷葡萄宫。公等流涕仰乘輿，我亦丧家羁江东。道旁躯命值粪壤，城下枯树藏蛟龙。人生宠辱安可料，忧多蒙蔽成英雄。与君对酒莫啾唧，一息尚存应努力。

《如须招同芝麓颖侯赤方即席限韵二首》：

四海人龙岂易攀，出逢兵革度江关。平郊石濑停轻舸，长笛悲节满故山。漫有客心愁岁暮，能忘国事仅生还。眼中京洛交游在，酒盏逡巡润玉颜。

明星欲出烂生光，急鼓繁箏列两行。宴客关河悲永夜，临流鳧雁发中塘。东山黯黯风尘阻，南国冥冥岁月荒。胜会即看终绮席，城隅别路有清霜。

《静惕堂诗集》有《辛卯冬日自吴郡移还故里文公以诗见赠率尔奉答兼感往事二十二首》其十六：

姜君多雅调，叶子辱同盟。索处从兹始，高怀对孰倾。坐猿津驿晚，过雁荻洲横。好订扁舟约，春波烂熳行。（自注：姜名垓，莱阳人，寓吴。叶名襄，吴人。）

组诗咏羁吴五载之所交，第九首亦堪玩味：

五亩湖南宅，初辞骏马尘。醉携胥岭月，静见越江春。稚子骑梨栗，家祠足藻苹。自令轩冕异，踪迹共遗民。

夫曹秋岳以前明故臣降附新朝，旋遭贬官，移居吴门五载，乃自况其踪迹与遗民无异。则当时之一出一处，似与朋友间已建立之情谊无关，纯为个人之抉择。观秋岳舍苏州之遗民挚友如叶圣野、姜如须等人而就新朝官爵，思过半矣。

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藏曹秋岳《倦圃尺牍》卷下收《与姜奉世》札一通；奉世，如须孤子寓节之字也。札云：

拜教稍迟，尊公大疏，遂不得入进呈书内。然此书将传信后世，即图刊刻，与历代名臣奏议并垂，已弁冕拙选之中。秘之石渠，尤不若市之海内也。十七年遗事，逐渐消沉。虽极力网罗，尤多挂漏之惧。年兄篋中收藏不少，尚思造请，用广见闻。青老迫行，草草不备。

札首“尊公大疏”，盖指如须于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上奏详言其父泻里及弟等二十余人被清兵杀戮于莱阳一疏。疏中如须请以身代其兄牢狱之刑，俾如农得归里葬父。原疏收入《姜垓文录》。

至札中所云“十七年遗事，逐渐消沉”，指崇祯一朝事。秋岳有志修朱明一代之史。其《寄顾宁人都下》收篇“亭成野史空留约，军幕无心倒浊醪”句，明以金源史自期之元好问自况矣。

万寿祺与钱位坤

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顺治八年辛卯（1651）四十九岁条：春，至姑熟。为唐髯孙念祖图其祖君平先生象，并为之赞。是岁昆山顾宁人处士炎武过淮上，至草堂赋诗以赠。

谱但言姑熟，而不及其他，知雪堂先生当年未得读年少第二通《致岳父》书（收入《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今举其中相关者笺释之。

书开篇云：“一扰百余日，承岳父抚慰庇护备至，解维北上，不任瞻恋。”书末则云：“闻北行途中甚平安可行，岳父母放心，不须垂虑。”知姑熟之行，寄居岳家三阅月有几。书则作于船启航北返之翌日。

书又云：“昨在大鹤家，遂失候临。”大鹤，钱位坤也。钱字与立，常熟人。复社成员。崇祯三年（1630）与年少同科举人。四年（1631）进士，钱与立题年少自写小照，已见崇祯三年（1630）条。

吴梅村为钱与立乡、会试同年，且为儿女姻亲。梅村集中遂有不少有关钱之文字。《祭钱大鹤文》开篇即云：“哀哀与立，竟死请何？匪姻之故，涕泪如沱。”结篇又云：“我女虽幼，君男则慧。”皆钱吴二人结婚亲之明证。考梅村有女九人，原配郁氏所出仲女（1637—1660），嫁海宁陈之遴长子容永，其事最广为人知。据新修梅村年谱顺治二年（1646）条引梅村《避乱》其二：“预将襁褓寄，忍使道路捐”，知梅村另一女生于甲申、乙酉之间。不知为继室抑副室所出。梅村《课女》诗云：

渐长怜渠易，将衰觉子难。晚来灯下立，携就月中看。弱喜从师慧，贫疑失母寒。亦知谈往事，生日在长安。

程穆衡《吴梅村诗集笺注》卷四系此题于顺治八、九年（1651—1652）间。叶君远释诗中所指即上文所及之仲女（见《吴伟业与娄东诗传》，页293），疑不确。盖此

诗成时，仲女已十七八岁，早过及笄之年；梅村犹尚为灯下课诗文耶？总之，钱位坤子所娶者，即梅村所育生于甲、乙间之女儿。祭文中“我女虽幼”云云，此之谓也。

位坤举进士后，先授兵部郎中，后改职方司于南都，当在崇祯十四、十五年（1641—1642）顷，为时颇暂。旋入京官大理寺丞。会李自成破京师，位坤腴腆事敌，名列《从贼诸臣》。计六奇《明季北略》记当日事有云：“城未破时，众以边才推之，已拟昌平巡抚矣。好官未做，恶名已蒙。”

与立失节事，祭文有云：

天轴倒翻，鼎湖髯绝。吴桥攀弓，文忠吮血。吁嗟钱郎，与众陷敌。抵隙脱峨，间关逼仄。自称一鹤，当罪万死。

三、四句“吴桥攀弓，文忠吮血”，指河北吴桥人范景文（梦章、质公，1587—1644）殉国事。质公举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甲申之变，闻崇祯帝自缢，投水死。清廷谥文忠。《四库全书》收其遗文《文忠集》。

祭文先咏范质公以身殉明，继及钱位坤之失节，何故？盖由范、钱尝共官南都，私谊甚深。《文忠集》中《立秋日钱与立诸君送之广陵影园月下听歌次郑超宗韵》《烟霞载为钱与立题》两诗可证。

《祭文》记与立失节后之际遇云：

惟南党魁，玉虎钮柱。周内厥狱，惜客顾主。银铛甫脱，宗社已非。君尤偃蹇，病瘵无肥。

考《明史》，福王初立即“治从贼之狱，仿唐制六等定罪”，与立名列“四等应戍拟赎者”（卷二七五《解学龙》本传）。又记“苏州诸生檄讨其乡官从贼者，奸民和之”（《明史》同卷《祁彪佳》本传）。钱与立连同其他降官之家皆被焚劫。

年少则未尝以钱氏之失节而无视昔年之交情，不但与之相见于吴门，复为序所撰《大鹤山人宫词纪事》一书：

乙酉冬，大鹤山人始为宫词百首。暮采兰泽，朝思美人，古人之善怀，亦宫词别解也。大鹤山人曰：“余于去年今年之交，茧足瘳胫，走万里之途，投兵戈之隙，夫何为哉？海内贤者，当自知之。”嗟呼，昔之所谓焦心劳思与夫穷侈极欲者，今皆何在？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王风》不云乎？宁独杨炫过洛阳而纪伽蓝，樊于德往来灯影中扶髻泣下耶？彭城沙门慧寿，前年盟弟万寿祺题辞。

今人丘良任编著《历代宫词纪事》载《大鹤山人宫词纪事》有临川李氏藏精写本之刊本，上虞罗振玉署。年少题词外，另有钱氏自序。书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未见。以下过录丘氏书中所引钱氏咏崇祯及弘光各一首，亦一斑窥全豹之意耳：

梦断苍梧不复还，攀龙天半泪潸潸。八音四海皆遏密，鼓瑟唯闻万寿山。
（《北都宫词》）

莫愁湖畔柳丝丝，南国佳人日暮迟。美女八千半团扇，浣纱石上网西施。
（《南都宫词》）

惟丘氏书称“作者是明季遗老”，可见于钱位坤之平生，茫然不知！

揆以前引梅村祭文中所及家中许字之幼女之年龄，钱氏卒年至迟在顺治十、十一年（1653—1654）左右。

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

乾隆初年浙江山阴人沈冰壶撰《重麟玉册》八卷，用纪传体裁来记述南明诸王的史事。书中《李映碧（清）传》后有“附记”说：

当时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浆人也。^[1]

所谓“蒙面灌浆人”，该是清初流行的一句骂人的话。“蒙面”一词，孔尚任（字季重，号东塘，1648—1708）在《桃花扇》里使用过。该剧第三折《哄丁》中记吴应箕（字次尾，1594—1645）咒骂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1587—1646）的话说：

你的罪过，朝野俱知。蒙面丧心，还敢入庙？^[2]

这是说阮圆海“虽然蒙着人的面皮。却丧失了人的良心”^[3]。至于“灌浆”二字，乃“馒头”的别称；馒头实心无馅，引喻为“无良心”。合而观之，“蒙面灌浆”意即“蒙着人的面皮却无心肝”。用这四个字来骂人，狠毒可见！

沈氏所记被骂作“蒙面灌浆人”的“江浙五不肖”——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1582—1664）、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1609—1672）、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1616—1673）、陈之遴（字彦升，号素庵，？—1662）、曹溶（字洁躬，号秋岳，1613—1685）——都是明清之际以诗歌文辞见重当世的人。但在改朝换代时，这五个人却进退失正，先后以大明的朝臣降附清廷。像这种甘于身事二姓的行检，和儒家的忠君思想是大相违悖的。乾隆朝编纂《贰臣传》，五人皆厕列其中。他们在生之时即广遭物议，甚至如沈氏所记，被骂作“蒙面灌浆人”，骤眼看来，该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若检读五人之中曹溶的《静惕堂诗集》和《倦圃尺牍》^[4]，通过曹氏和别人酬唱的诗作以及往还的信札，便可发现曹氏在顺、康间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经常与为数不少的明遗民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如果进一步将和曹氏有关者的诗文别集相互比对，更可清楚地看出曹氏先后在广东、山西两省任地方大吏的十多年间（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五年[1655—1666]），他的幕友门客之中，便不乏被目为忠贞不渝的朱明遗民。曹氏的“遗民门客”，包括籍隶江浙的万泰（字履安，号悔庵，1598—1657）、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1629—1709）、俞汝言（字右吉，1614—1679）、严炜（伯玉）、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1613—1682），广东的屈大均（字介子，号翁山，1630—1696）和陕西的李因笃（字子德，号天生，1633—1692）。至于曹氏的“遗民之交”，所牵带的范围便更广了。像江浙的朱鹤龄（字辰孺，号愚庵，1606—1683）、归庄（字玄恭，号恒轩，1613—1673）、僧今释（原名金堡，字道隐，1614—1680），广东的张穆（字穆之，号铁桥，1607—1683）、陈子升（字乔生，号中洲，1614—1692）、伍瑞隆（字国开，号铁山，1585—1668），山陕的傅山（字青主，1607—1684）、申涵光（字孚孟，号鳧盟，1619—1677）、王弘撰（字无异，号山史，1622—1702），都是曹氏晚年的挚友。至于浙东的遗民领袖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1610—1695）及其子弟门生，亦无不与曹氏通殷勤。和梨洲居师

友之间的李邕嗣（原名文胤，以字行，号杲堂，1622—1680），甚至曾懿许曹氏为“今日之人师模楷”^[5]。

既然顾亭林亦曾作曹秋岳的入幕之宾，而黄梨洲的弟子更许以为“人师模楷”，则秋岳生前在明遗民间的口碑自不当如此的恶劣。又况沈冰壶以乾隆初年人记顺、康间事，中间相距几及百载，“蒙面灌浆人”一说，其可信的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

本文依据曹溶及其知交的诗文别集，考察曹氏在明末及入清后的交游层面，意在说明清初士人间的交谊，往往为明末已建立之社会关系的延续与发展。换言之，朝代更替所引发政治上的波动，在一般情况下，并未给士人间的交往带来极大的冲击。至少，就曹溶入清后的交游所见，他和他友人间在明朝所建立的情谊，不但足以承受得起明清之际政治上所带来的激荡，也因此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契机。

一、秋岳在晚明的科第仕宦与交游

曹溶，字洁躬、鉴躬，号秋岳、秋麓，晚号倦圃老人，浙江嘉兴秀水人。^[6]秋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如果用崇祯帝自缢身亡、清人定鼎中原的1644年为分界线，则秋岳在明朝活了三十一年，在清人统治下活了四十二年。清初人有称身事二姓者为“两截人”的说法，就秋岳的仕履与年寿而言，称他为“两截人”该是很恰当的。

事实上，秋岳毕生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却不可用朝代的改易来割分。要言之，秋岳在明朝所与交游的朋辈的情谊，在入清以后，在种种情况下，不但依然巩固，甚至有助于秋岳交游网络的扩张。本节所欲考论者，即秋岳在晚明的相知之中而于入清后关系至为密切的若干人物。

秋岳早年家居读书，和里中人结诗社，参加者有俞汝言^[7]、朱茂暲（字子庄，？—1644）^[8]、谭贞良（字元孩，号筑岩，？—1645）^[9]等。其中俞汝言、朱茂暲二人，尤为重要。

其次，秋岳科名早达。二十四岁时（崇祯九年^[1636]）中举，翌年成进士。其乡试及会试的同年之中，亦大有足述者。举人同年有万泰^[10]、浙江仁和籍的金堡（卫公、道隐、澹归，僧名性因、今释，1614—1680）^[11]及上举的朱茂暲。进士同年中，则有浙江鄞县的李樛（宗海，1586—1647）^[12]、广东香山的伍瑞隆^[13]和前述所谓“江浙五不肖”之一的陈之遴^[14]。

陈之遴后来降附清廷，和秋岳一同以“贰臣”的身份在朝，关系密切。及后之遴于顺治中累涉党争，遣戍宁古塔，身死塞外，秋岳也因此官运连蹇，两遭降职，终而去官。这可说是秋岳无形之中为旧交所连累。

其他各人中，谭贞良于清兵下江南后不久即物故，但其子吉璫（字舟石）^[15]、瑄（字左羽）^[16]在康熙初年游幕及出仕，都尝得到秋岳的照应；李樛死于顺治五年（1648），乃浙东“五君子之役”之牺牲品之一，秋岳不避嫌而厚资其葬；曾参加南明政

权、其后雍发披缁的金堡，亦终身与秋岳情谊恳恳；至于万泰和俞汝言，则先后当过秋岳的幕宾。凡此种种，下文均将分别考述。

现在先说朱茂暲和伍瑞隆。

茂暲字子庄，是秋岳同里人。子庄的祖父国祚（兆龙、养淳）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点翰林，其后官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17]，秀水朱氏，自此寢成浙西望族。子庄同辈兄弟中，如茂曙、茂昭、茂曜、茂皖、茂晖、茂调、茂时等^[18]，于明清之际，咸有文名。朱氏在秀水的物业，像城内碧漪坊的“有容堂”和“介石斋”，以及鸳鸯湖畔的“放鹤洲”，直至康熙中叶，一直是南北文人在浙西聚会的一个重要据点。^[19]

秋岳和子庄年龄相若，早年即同游共砚。崇祯九年（1636）且同时中举，遂又增同年之谊。二人又一同和当时江南名妓柳如是（1618—1664）有过密切的往还。柳氏诗集《戊寅草》有《送曹鉴躬奉使之楚藩》二首，作于秋岳得进士后赴武昌任学使时：

纷纷玄意领群姿，寂寞遥闻向楚时。文学方须重邺下，乘传今更属龙池。澄江乱飏吴云没，洛浦阜烟帝子悲。不是君才多壮敏，三湘形势有谁知？

扬舲历历大江阴，极目湘南才子临。楚水月明人澹黯，吴川枫动玉萧森。因看淮幕风云壮，未觉襄郢烽火深。顾吾相逢增意气，如今无事只遥吟。^[20]

两诗都以才人目秋岳，似非寻常应酬文字。其中第一首里“文学方须重邺下”，用曹操集诸文士于邺下的往事以影带曹溶，和秋岳其他友人的说法，如出一辙，下文还将论及。

柳如是另有《朱子庄雨中相过》一首，对子庄的“才气纵横”，亦甚恭维。

朱郎才气甚纵横，少年射策凌仪羽。岂徒窈窕扶风姿，海内安危亦相许。朝来顾我西郊前，咫尺蛟龙暗风雨。沉沉烟雾吹鸾辀，四野虚无更相聚。君家意气何飞扬，顾盼不语流神光。时时怅望更叹息，叹吾出处徒凄伤。天下英雄数公等，我辈杳冥非寻常。嵩阳剑气亦难取，中条事业皆渺茫。即今见君岂可信，英思倜傥人莫当。斯时高眺难为雄，水云寥落愁空蒙。鸳鸯蓉幕皆寂寞，神扉开阖翔轻鸿。苍苍幽梦坠深碧，朱郎起拔珊瑚钩。风流已觉人所少，清新照耀谁能俦？高山大水不可见，骚人杰士真我谋。嗟哉朱郎何为乎？吾欲乘此云中鹄，与尔笑傲观五湖。^[21]

“鸳鸯蓉幕皆寂寞”，指朱氏在秀水鸳鸯湖畔名为“放鹤洲”的别业。而收篇“吾欲乘此云中鹤，与尔笑傲观五湖”，可见柳氏亦未尝无以身相委之意。^[22]

柳如是先后和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1608—1647）及钱牧斋的姻缘，陈寅恪先生已有精确的考述。^[23]这里引述柳氏对秋岳和子庄二人的推许，无非在说明二人当年同游共处，柳如是则为彼等之共同女伴。至于柳氏下嫁牧斋以后，秋岳和牧斋始终保持往还，且曾合作刊刻旧籍，这些都是后话了。

秋岳《静惕堂诗集》无一字及柳氏，但却收有和子庄酬答的诗作。卷二十九有《送子庄北上赴选二首》，第一首有“晋诸公子尽能文”句，尤见秋岳对秀水朱氏的盛许：